

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讲

山东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编

RBA49/14



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讲

山东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编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济南

说 明

这本书汇集了我省近年来涌现出来的部分中学生优秀作文。大致按写人、记事、写景、抒情、议论、说明的顺序编排，并请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者对所选文章分组作了讲评。由于编者水平所限，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望批评指正。

本 社

一九八四年七月

目 录

畢 嫂.....	莱阳姜疃公社丰台中学初三	陶 学 博(1)
爸爸也爱种花了.....	日照农业技术中学	李 方 成(4)
我这个人.....	泰安市泰山中学高一	祝 屹 东(7)
烛之光.....	金乡一中高一 李遵清	李 雷(10)
陈老五笑了.....	苍山一中高一	王 伟(14)
玉烟袋.....	滕县一中高二	刘 淑 敏(16)
幸福不是毛毛雨.....	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三	徐 渭 水(19)
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.....		夏 广 洲(24)

——谈谈记叙文中的人物描写

剪报的乐趣.....	山东师大附中初二	吴 咏 梅(36)
冯老汉交猪.....	肥城一中高一	潘 明 祥(39)
俺尝到了蜂蜜的甜头.....	济阳一中高二	刘 新 华(42)
哥哥的心愿.....	烟台一中高二	于 红(46)
记一次演讲会.....	青岛二中高二	赵 艾(49)
选材·提炼·表达.....		殿 奎(52)

——谈谈记叙文的记事

游大明湖.....	山东师大附中初一	杨 勇 利(60)
泰山索道.....	泰安一中高二	沈 向(61)

游孔子故乡——曲阜·····	兖州六中高二	王 伟 (64)
肖其貌 传其神·····		谭秀东 (67)

——谈谈游记的景物描写

芳草颂·····	平度 崂山公社联中初三	雷 方 (72)
月亮, 面包和伞·····	高密一中高二	肖育生 (73)
香椿树·····	淄博一中高二	谢云虎 (77)
外婆家的石榴树·····	菏泽一中高二	丁进福 (80)
梅花香自苦寒来·····	章丘师范二年级	时德新 (84)
浅谈文章中的抒情·····		王牧天 (87)

人不能没有信仰·····	济南钢铁厂子弟中学初三	蓝 頔 (94)
——读《清水湾, 淡水湾》		

生活的警笛·····	宁阳四中高一	孙思华 (96)
——张海迪事迹学习杂感		

敏于感受 学会分析·····		张广岩 (99)
----------------	--	----------

蝓 蚌·····	潍坊二中初一	刘 侠 (105)
记山东省博物馆·····	济南一中初三	李 红 (108)
登光嶽楼·····	聊城一中高三	杜月波 (111)
晓喻事理贵在“明”·····		杨尊田 (114)

——谈谈说明文的写作

犟 嫂

莱阳姜疃公社丰台中学初三 陶学博

大嫂姓张，人们送了个外号叫“犟嫂”。“老姜味辣，犟嫂岁大。”可不嘛，都快四十的人了，叫“老嫂子”还有余呢。大嫂腰骨硬，个头大，“立如塔，行如风”，叫人远望而先敬三分；天生的高音调，说笑起来够震人耳的。大嫂象块磁铁，不论在哪儿一坐，身边总要围上一群姑娘和年岁与大嫂相仿的妇女们。不只是大嫂说话诙谐、豪爽，更重要的是大家喜欢她的犟脾气——不服输。“犟嫂”的外号还就是从不服输来的呢。

十一年前，小队上割麦子。地头休息，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地头比划着，嘻嘻哈哈嘲弄着妇女们。姑娘们忍气吞声，谁也不敢应这个“战”。谁要怎么地，小伙子马上会“将军”：“怎么，不服气？来，割上几趟试一试，到底是男人能还是女人能！”

“对呀，三个人帮起来也不跟趟。”

“哈……”小伙子们得意洋洋地笑着。

“正虎，你不要仗势欺人，你们男人又怎么了？哼！……”

一声断喝，大嫂插话了。顿时，大嫂被姑娘们围在了当

中。

原来大嫂正从地头上老远便望见正虎和小伙子们在指手划脚，扯天唬地，于是，便几步猛窜了过来。

“大嫂快来说说吧！”姑娘们高兴地喊着。

小伙子们见了大嫂，互相用吃惊的目光对视着，低头又嘀咕了一阵。

“大嫂，冒昧了！”正虎一拱拳，显得很有派头，“我们刚才说的可是除您之外，谁人不知您的威名？就单说割麦子吧，嘿嘿……”正虎几个一边说着，一边做出请试试的手势。

“大嫂，不用跟他们比！”姑娘们喊。

“嘻，怎么样？”有人怪笑了一声，小伙子们全都跟着起哄。

“正虎，你给我少吹牛，就凭你那点劲，咳！我看见过！”大嫂可气火了，冷不防狠狠抓住正虎交叉在胸前的手在空中摇晃着，正虎拽不脱……

大嫂和小伙子们拉上了趟。二十分钟一个回合后，局势十分紧张：正虎几个棒小伙子在前头，身旁贴着大嫂。

更换了镰刀，大嫂还是没赶在前头。庄稼活，别小看这一前一后。就这一前一后也得撵半天呢，这谁不知道？大伙都暗暗替大嫂捏着把汗。

又过了二十多分钟，大嫂忽然改变了割麦姿势，由蹲着割变为半弓身割，挥镰速度加快了，弓步一跨，大手左右一抓，镰刀向前一伸，成半弧形向后一拉，“刷刷刷”，麦子应声而倒；打麦腰，捆麦个，神速极了。一起身的空，大嫂上去了。小伙子们傻了眼，涨红着脸，“呼哧”“呼哧”地狠

劲向前赶。

“嗨，还是老姜辣。”

“厉害，新招法！”

“绝！”

小伙子们蔫头了，被大嫂甩了十多米，宽宽的田埂一畦一畦的，精疲力尽，哪有再赶的劲？

大嫂快速向前割着，起了三回身子，笑着向小伙子们招手：

“喂，败小子们，撵上来？哈……”

看着小伙子们的苦丧的脸色，大嫂笑着问：

“怎么样，小伙子，吹牛皮别嫌嘴大呀。”

“哈……”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，姑娘们忙活着，生恐错过大嫂替她们出气的机会。小伙子们一个个灰溜溜地摸着脑袋不吭声。

“‘好汉不和女斗’，冲你们还有句这样的话，我敬让你们三点，没见我站起三回身吗？好汉们不要不领情啊，哈……”大嫂打趣着。

这传奇式的新闻，使“翠嫂”这一外号在村里叫开了。大嫂成了姑娘们的知心人。

今年麦收，我有幸接触了大嫂。名不虚传，打麦场上，老远便是大嫂的高音：

“听老人说，以前老社会，割小麦很讲究，女人不能接近场院，谁打别人家的场院路过，人家还厌恶，更不说去地里割麦呢。”

“那才好呢，用不着出力。不过，为什么？”旁边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好奇地问。

有人接走了话：“为什么？女人嘴长嘛！什么嘴长传走了话，第二年不丰产……”

“老封建，老糊涂，亩产一定，妨人家何事！”

大嫂摆了下手，又说话了：“算了去吧，说我们嘴长，他们的嘴还大呢——尽吹牛！”

“哈……”全场人笑着。

爸爸也爱种花了

日照农业技术中学 李方成

“娟子，快来呀！”随着爸爸的喊声，我急忙从屋里走出来。只见爸爸手里正捧着一棵月季花，笑咪咪地望着我。我立刻明白了，“嘿！又是栽花呀，爸爸真不愧是个‘老花迷！’”

说来可笑，爸爸已是快六十岁的人啦，从去年开始，竟爱起花来，把我家小小的庭院美化得象个大花园似的。你看，东窗底下是一棵百日红；西窗底下是一棵木芙蓉；堂屋门旁边各栽了一大墩月季；窗台上的花盆里栽着海棠花、紫罗兰……怪不得乡亲邻居、婶子大娘们都说，我爸爱花象着了魔似的，成了电影上的“老秋翁”了。

这不，今天爸爸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棵月季花，让我帮他栽呢！一栽花呀，我就不由得想起那令人伤心的事来。

那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。有一天，我出于好奇，从老师

那里讨来一棵凤仙花，想回家栽上。等到一放学，我急急忙忙回到家里，找了一个小盆，装上土，把花端端正正地栽在里面，浇上水。我精心地摆弄着，似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。要知道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栽花呀。虽然它只是一棵极其普通的凤仙花，但在我心里，却埋下了希望的种子。如果有一天，凤仙花开出美丽的花来，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啊！

我正陶醉在美好的遐想中，一抬头，不知什么时候爸爸来到我身边。只见他满脸怒气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对我愤怒地吼道：“不是早和你说放了学去浇园吗？你不去干活，净弄些什么花呀草呀的，能填饱肚子吗？以后你就吃花吧！”说着就要拧我的耳朵，我愕然了，不知爸爸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吃午饭时，爸爸就对我说过，让我放了学去浇园，替出他来，在队里干点活，多挣两小时的工分。我只顾栽花，竟把这事给忘了。

我象一个罪人一样站在那里，垂着手，低着头，一动也不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候，妈妈连忙从屋里走出来，把我拽到一边，数落着说：“你这孩子呀，家里姊妹们数你大，你也该懂事啦，家里连地瓜干都快吃不上啦，你还顾得去弄花呀草呀的，你没看见你爸没白没黑地在坡里干活，为的啥？还不是为了多挣点工分，多分点粮？咱庄稼人日子难哪，栽花呀，种草呀，那不是咱庄稼人的事啊！……”

妈妈的一番话，说得我心里酸溜溜的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。我心里难受极了。是啊，爸爸，多好的爸爸，他为一家人的吃穿操尽了心，费尽了力，我为什么要惹这受苦受累的爸爸生气呢？爸爸说得对，爸爸说得对呀！花能顶饭吃吗？庄稼人饭都吃不上，还顾什么栽花呀！……

我木然地站在那里，心里十分难过，透过泪水，我看见爸爸扛着铁锹，拖着瘦瘦的身影走了。一股难言的滋味涌向我的心头。我狠了狠心，把刚栽上的那棵凤仙花拔了出来，扔在脚底下狠劲踩烂了，挑起水桶到菜园去了。

从此，我再也不栽花了。在我的心灵上，埋下了痛苦的种子。我竟然坚信这么个真理：庄稼人是配不上养花的。正如爸爸所说，庄稼人种庄稼，种菜，比养花不知要重多少倍呢！

.....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几年过去了，我从小学来到初中学习，渐渐长大了。这时，队里实行了责任制，家里生活渐渐好起来了，原来的小草房也翻新成了五间大瓦房，家里吃的虽还是粗茶淡饭，但生活显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。收音机、缝纫机、大衣橱也陆陆续续地置办全了。爸爸虽然比以前更忙了，但他仿佛年轻了许多，成天乐呵呵的，比以前胖多了，脸上泛着喜悦的红光。

有一天放学，我正帮妈妈喂猪。突然，爸爸手里捧着几棵凤仙花，兴冲冲地回到家里，连声招呼我：“娟子！快来！快来！你不是爱花吗？来，快帮爸爸栽上。”我又惊又喜，看了看花，再看看爸爸，我很快感觉到，爸爸变了，变得也爱种花了。但我又故作娇嗔地说：“爸爸，栽花干什么呀，能顶饭吃吗？”爸爸听了，抚摸着我的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还记得那年的事？现在不同前几年啦，是咱庄稼人种种花，看看花的时候喽！”说着，张开粗大的手臂，一把把我搂在怀里。我激动极了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，也不知它是甜的，还是苦的。

.....

“娟子，快浇水吧！”沉思中，听见爸爸招呼我。我抬起头来，抹去腮上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泪珠儿。一看，呀！一棵月季花又栽好了。爸爸一手扶着锄头，一手擦着脸上的汗水，咧着大嘴正朝我孩子似地笑呢！我心里一阵激动，急忙舀了满满一瓢清水走过去，浇在那棵月季花上……

我这个人

泰安市泰山中学高一 祝屹东

我这个人，一个鼻子两只眼，和大家一样，才不出众，貌不惊人。可干点事情，却往往引起争议，到底为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

刚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我背着书包来到学校，心里那个美劲儿就别提了。老师把我领进教室，四下里一瞧，嗨！许多小伙伴都认识，同院的李洪、赵滨就坐在我旁边，乐得我一个劲地向他们挤鼻子弄眼睛，只顾说话儿，连点名都没听到。“田伟”，“到！”“杨革”，“到！”“祝屹东，祝屹东！来了没有？”我猛地一愣，忙问李洪：“叫谁？”

“叫你！”我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来了，干什么？”同学们“哗”的一声大笑起来。

“这个学生傻里呱唧的。”这是班主任老师给我下的第一个结论。

小学低年级实行的是包班制，语文、数学都是班主任一人上。过了不到一个月，我到办公室去交作业本，刚一出门，就听老师们在议论我。“这就是那个小傻瓜吗？”“嗯，这小家伙脑袋瓜倒挺好使！”“脑袋瓜好使”不就是聪明吗？你看，先说我“傻”，又说我“聪明”，班主任自己和自己闹争议哩，真有意思！

上了五年级，因为面临着考初中，班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。星期天，老师补课，晚上回到家，不少同学都忙于“开夜车”。因为贪玩的劣根难除，我便不去相信“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”的古训。我很爱看“三国”“水浒”之类的小画书。有一天，我把毛笔管锯成小段，用线绳串成小人，五体俱全，用铝条做成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，拿到了教室里，把线绳从课桌缝里塞到下面，我和李洪一人操纵一个，于是关羽和张飞便舞刀挺矛地战将起来，引得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围拢来看，连打上课铃也没听到。数学老师进了教室，便怒冲冲地没收了刘备的这两个结义兄弟，课后还把我叫到办公室里，劈头盖脸地训了一场。走出办公室，我很为我创造的两个英雄的命运担心，生怕老师扔到炉子里，把他们火化了，但又不敢去要。正在犹豫徘徊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办公室里一阵笑声。“这小家伙手真巧，将来准能当个好工程师！”这是自然老师的声音。“这些孩子啊，真叫你哭笑不得！”数学老师说，听声音，她也是笑着，至少没有哭。我想，既然将来能当工程师，干么还电闪雷鸣地训人？也许这又是争议吧。

升初中时，我这个贪玩的孩子居然考了个第一名。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给我宣传一番。我当然更有点飘飘然

起来，觉得自己果然“聪明”，说不定将来真能混个工程师当当。既然先天条件优越，何必下死劲自讨苦吃！因此，思想一“解放”，便又玩出许多新花样来。只有爸爸老是阴沉着脸，动不动就拿“龟兔赛跑”的故事和“骄兵必败”的事例吓唬人。表面上我当然不敢不听，内心里却很想用“杞人忧天”的故事回敬一下。

我的好奇心特别强，家里的收音机，我经常拆开来“研究研究”，小闹钟成了我学习齿轮的试验品。缝纫机的针头为什么能把底线钩出来，厕所里的水箱为什么能自动关闭？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我不仅要看，要琢磨，而且喜欢动手，其间，当然免不了要捅娄子。对我这“贱手贱爪”，妈妈极力反对。“闹钟都不准了，还在摆弄！”“小老爷，你怎么敢拆我的缝纫机！”她干咋唬，却舍不得打我，只好去激爸爸，“他整天胡捣鼓，你还管不管呀？”爸爸呢，总是笑咪咪的，顶多说一句：“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”这是变相地支持，至少也算是默许吧。

你看，妈妈引以为荣的，爸爸偏要泼凉水，妈妈极力反对的，爸爸偏又不以为然。在家里，我也成了个有争议的人物。

别人千言万语，我有一定之规，这本来是我生活的信条，也是屡次挨“克”而到底没有多大改变的根本原因。然而到了高一，我却动摇了，或者说，自己思想上也有了争议了。

先前，我是颇以“聪明”自负的。可是高一的两次大考，在班里都没进前十名，期末考试，竟然有两门不及格。相反，我一向瞧不起的两个同学，学习成绩却象猴子爬竿，“蹭蹭”地直往上蹿。于是，在我心里“聪明”后面的叹号

变成了问号。

“天才出于勤奋！”班主任开导我。

“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最不聪明！”爸爸这样教育我。

我的头嗡嗡作响，脸热辣辣发烧，背上就象遭了芒刺一般。

“关心集体，热爱劳动。”这是每次操行评语上都有的两句话，我自己也觉得受之无愧，学雷锋，学张海迪，办墙报，搞卫生，咱什么时候没跑在前头？栽树，浇水，为建陵园路拣石头，咱哪一次惜过力气？搬家、买煤、垒鸡窝，四邻八舍，谁家的活咱没干过？可是，班里发展团员，却没咱的份。是老师不公平，同学有成见，还是自己？……

“大目标，高标准，严要求。”班主任送我九个大字。

“找成绩不漏秋毫，看缺点不见泰山，这样的人算不上革命者。”爸爸只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我头冒汗，心里着火，连个子也觉得矮了半截……我这个人，唉，怎么搞的！

种牡丹者得花，种蒺藜者得刺。今后的路该怎么走，是认真考虑的时候了——十六岁，还能再充小孩子？

烛 之 光

金乡一中高一 李遵清 李 雷

课外活动时间一到，我们几个“排球迷”便马上在教室

门前摆开阵势，努力地探索着女排球艺，你扣我垫，打得大汗淋漓，好不起劲。

蓦地，一个球向我传来，我跳起来用力把球向对方扣去。可是打得太高了，球窜出了圈外，径直向着传达室方向飞去。它在离传达室很近的地方着了地，接着又被弹起，竟一下子从那开着的窗子钻进了传达室！

“啊！”我们都惊呆了，“真是冤家路窄，等着挨老头儿的剋吧。”

传达室里的那个老头儿，是个顶爱管闲事的人。我有时觉得，他那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，都是因为管闲事太多落下的“报应”。按说，作为一个校工，他的职权也不过是按时开门、关门、打铃、熄灯，可是他却总是爱管些份外的事：看见谁在吃饭时扔块剩下的馒头他要管，哪个班的卫生区打扫得不干净他要管，哪个男生留长发他要说上几句，连校园内的花呀树呀该不该浇水他也要过问。老实说，对于这些，我虽然以为太过分了，但毕竟内心还是佩服的。可是他常常干涉我们打排球，这就不能不使我由衷地反感了。我们几个“排球迷”，课余时间总爱在教室前打打排球，可他只要一看见，就一迭声地嚷嚷：“到操场上去打，在这里砸了教室的玻璃咋办？”接着就把我们轰散。今天本来我还在暗自庆幸没被他发现，谁料排球偏偏进了传达室，向“冤家”传送了“信息”。

很快，老校工把头从那进球的窗口里探了出来，满脸的怒色，也真够吓人的。他用目光“扫描”了一阵，没有说什么，又把头缩了回去。“没别的，等着挨剋吧。”我们一个个站在原地，耷拉着脑袋。可是过了好一会儿，却不见老校

工出来。

“唉，你是怎么搞的？！”大家开始埋怨起我来，我被责令去索回排球。我是多么不愿进传达室啊！可是不去又有什么办法？

我硬着头皮来到了传达室门口，只见那排球正悠然自得地躺在桌子下面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正在看报的老校工，从眼镜框上边膘了我一眼，余怒未消地问道。

“大爷，我来……来拿排球。”

“不行！”话音里充满了谴责和愤慨，“我常对你们说，不要在教室前打球，你们偏不听，打碎了玻璃咋办？——你看这报上咋说的……反正我活一天，就要管一天！球放在这里，让你们的班主任来领吧！”

让我们班主任来领？这不明明在蓄意扩大事态，让班主任来教训我们！于是我装出一副可怜相说：“大爷，我们今后再也不在教室前打排球了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‘不在教室门前打球’，你们说过一百次了。”他打断了我的话，怒视了我一眼，把放下的报夹重又拿起来，并且埋下头去，表示事情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。

我真想来个“不宣而战”，强行把球抱走，然而在老校工的威慑之下，只得悻悻离开传达室。

后来班主任出面了，我们向老校工道了歉。球当然要了回来，可是再也不能在教室前过球瘾了。“积习难改”，我对老校工的反感自然与日俱增。

大概过了一个多月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我们宿舍的灯泡突然坏了，我因为有衣服要洗，所以拿着灯泡到保管室去